

41岁李冰冰：嫁人不是终极目标



据说李冰冰为电影《变形金刚4》的宣传准备了12箱衣服,她的团队为进军好莱坞这件事,考虑了很多,尤其要摆脱华人女星都是在好莱坞大片中“打酱油”的宿命,努力还表现在很多方面。这位频频在国际亮相的中国女星最近袒露自己的婚恋观“非比寻常”。

玩转好莱坞

2012年,内地一线女演员都争着要去好莱坞试水,李冰冰也在《生化危机5:惩罚》里饰演了一名叫艾达·王的女特工,每天举着那把五公斤重的银质造型枪练习10次,直至长出了肌肉。可惜《生化危机》系列完全是属于女一号米拉·乔沃维奇的个人秀。于是,即使足足有20分钟的戏,李冰冰也像是“打酱油”般过眼云烟。她曾遗憾地感慨:“动作戏没几场,枪戏也不过瘾。我觉得太少了,还能多打打。”

2014年,《变形金刚4》公布李冰冰加盟的消息。影片公映,166分钟的电影里,李冰冰只有10分钟的戏份,但那个角色给予了她足够的展示空间。更奇怪的是,在各地的首映式上,李冰冰比女主角还抢戏。问及拍摄《变4》的心情,她说:“你还是要敢于就专业性的东西,去跟导演展示自己,去提要求。你不能说我到了一个这么牛的超级大片里,我就乖乖的,跟提线木偶似的,那出来就真让人笑话了。”

两年的时间,从20分钟到10分钟,数字减少了,她却获得更多。一如她如今的心态。

早年出席各种活动,她都一板一眼地讲着自己的勤奋、刻苦,因为数学成绩不好造成的自卑心理,玩命复习才考上上海戏剧学院,甚至是此后需要拼命赚钱才能负担起母亲的病。

她一直是中国娱乐圈里典型的好女孩。

而如今,她敢于偶尔“自黑”,偶尔会暂停工作,到国外进修。她比过去更放松,更坦然,也更自如。问及41岁未婚未育的心情,她笑着说:“嫁人不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,我不希望大家拿所谓的传统女性成功标准来定义我的人生,我也不会被传统的价值标准绑架,在与自己的相处中,自在,安宁,这就够了。”

36岁才学英文

“在哪里工作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喜欢这份职业。我喜欢认真、专业、敬业和有创意的团队。”李冰冰认为,好莱坞的合作重视契约、合同,按章程办事,拍片现场井然有序,他们的电影生产机制成熟、完善,加上分工细密的专业团队,所以演员在里面工作起来,没有太多旁的事去打扰你,你能很专注地做好角色就行。一切都很顺畅。

李冰冰36岁才开始学英文,起步晚,基础差,但她坦言自己会10个单词的时候,就用8个单词跟人打招呼,听不懂就先闪一边,再回去学,慢慢再跟人说。“就得有厚脸皮的劲,所以说,学语言,什么时间都不晚。”

并非独身主义

“我的追求者挺多的。赤裸裸表白的,暗送

秋波的,跟我这投石问路的,反正是没消停过。”李冰冰说自己20岁的时候,对不喜欢的人发来的表白和示好,一概直接说“NO”,划清界限,绕道走。现在不会那么愣了,会考虑到别人的颜面,一般是比较婉转含蓄地拒绝,人家也都能意会。

她认为自己还是“外貌协会”的,以明星为择偶标准,最好还是像克拉克·盖博、裘德·洛,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,这样的风流倜傥帅哥。

李冰冰也已经到了41岁的年龄,但她表示没什么好回避的,没必要藏着掖着,数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。“20岁时,你身体丰满,但年龄、阅历、经验都很苍白,现在,我思想上的丰满、经过历练后的内心,反而让我觉得很踏实、坚定,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她的魅力,别被那个数字打倒了!”

“结婚、生孩子,只是现在我还没完成而已,我不是独身主义者,也许很快我就能遇到对的人呢,谁知道呢?”只是,李冰冰希望大家拿传统的所谓女性成功的标准来定义她的人生。



莫言认为国足水平上不去,不应该怪队员,而是要反思选材培养模式。

“我妈妈喜欢购物,但购物了之后她就是放那儿不用、不吃,整个浪费我爸的钱。我爸每天赚钱赚得多,一天能赚十几万,但是她天天浪费,最高是一半。”

王艳的儿子球球日前在节目中吐槽妈妈,昔日的“晴格格”表示,自己束手无策,“我真的觉得什么爱心、耐心那些只是用来说的,你有时候真的要抓狂。”

全家总动员热捧 VGL 巡演

作为ChinaJoy2014的官方活动之一,在今年ChinaJoy期间的VGL2014中国巡演,上海站将于8月2日登陆奔驰文化中心。VGL是以经典游戏音乐为主题的电玩交响音乐会,自2005年创办以来,迄今在全球演出已经超过数千场,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也最成功的电玩交响音乐会之一。

唐绘珊

崔永元上班时没人管

2013年9月,因为对转基因的不同认识,崔永元和方舟子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,崔永元为此不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。近日,崔永元接受采访,谈及央视,他表示自己当年在央视一直享受“特殊待遇”,一年只需去台里12次。

不用开例会,不用随时被召唤,没有人盯着他,同时,央视从来没有在经费上压制、克扣他。这一切特权,都是因为他“有病”。

崔永元表示:“大家都知道我睡不着觉,我到早上五六点钟才能睡,睡到下午才能醒,你非得八点钟开会,我药劲还没过呢!”崔永元说,他还曾写过两次辞职信,一次是主持《实话实说》的时候,当时他报的选题十个毙掉六七个,还常挨批,就不想干了。另外一次是4年前,《小崔说事》栏目采访了一批作家,叫好不叫座,收视率上不去,就又不想干了。去年,真正辞职,他就4行字,理由就是身体不好。

佐佐木敦子:我与庄则栋的30年情缘

2014年6月《庄则栋口述》一书出版了,里面透露了大量“乒乓外交”的内幕。而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的爱情故事。

庄则栋,1940年生于扬州,2013年去世。中国乒坛宿将,曾连续三届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。1971年开展“乒乓外交”,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。1973~1976年任国家体委主任,后任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教练。

佐佐木敦子,1944年生于沈阳,后返回日本。1987年,加入中国国籍,并与庄则栋结婚。

我最依赖、最离不开的他——庄则栋先生走了。他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,才刚刚73岁。每次外出时,我总会在提包里装上庄先生的头发做伴。

对我来说,继续活在这世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希望能尽全力,完成庄先生的所有未竟之愿。

关于我和庄先生的相识,网络上

流传着很多版本,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迷,但我这个“粉丝”也的确不太一样。

我生在中国,长在中国。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,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援华专家留下来。父亲去世,全家回到日本。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百分之百融入日本社会,我这个人比较固执,总是怀念以前在中国的时候。

因此,1971年,听说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,我排除万难也要去见。从我内心的感受来说,就是一种要去见亲人的感觉。1972年,庄先生率青少年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访问,我又去看他一次,也是没说几句话就走了。

过后很多年,我和庄先生都没再联系过。大概是在1982年,我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,只有豆腐块那么大的一条,上面写着“庄则栋自杀未遂”。庄先生的遭遇,我也有耳闻。

当时,公司派我常驻北京。我也认

识了好多文艺界的人,其中有个女孩子曾经打过乒乓球。她说:“庄则栋已经从太原回到北京了,在北京市少年宫当教练,如果想我的话我给你引见一下。”

后来,我们3个就经常约着打保龄球、逛公园。

那时我已经40岁了,还没有结婚。我和庄先生接触越来越多,每次见面都很高兴,但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。

1985年冬天,我哥哥到北京出差,见了庄先生之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:“我妹妹很爱你,希望你们能结为连理。”庄先生听后很高兴,说他非常愿意。

婚后,我放弃了日本公司的高薪,全心全意

在家照顾庄先生。我一直称呼他为“庄先生”,他曾让我改口,但我觉得如果称呼他“则栋”就抹杀了他的伟大。

我和庄先生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,我们走到哪里都手拉着手。有时候我们也拌嘴,但庄先生总把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留给我。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结婚25年感情一直这么好,我觉得是感恩吧。

摘编自《环球人物》

